



八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澤國一

越上

越絕書

記軍氣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地記吳

秦始皇并

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為山陰

漢書

地理志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壑也

天官書注斗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保

章氏注星紀吳越也

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

分之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文身斷髮

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後五世為楚所滅

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為越王是時

秦南海尉趙陀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都云處
 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
 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
 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民皆
 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
 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
 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
 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
 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
 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崖
 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
 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
 黃金雜繪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亦利交易剽殺^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
 至圍二寸以下平地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
 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
 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
 譯使自此還矣

評林只須連鈔下去不必空
 一行

評林氏凌按粵有二種句踐之粵揚粵也尉佗之粵荆粵也班氏合為一種蓋失考云

丹鉛錄籟越之初封本會稽而今之溫州南連 寧則為甌越福興漳泉一帶則為閩越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則又起自南粵王尉佗於史家總稱為百越

按越之支分詳見路史

述異記上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之珠謂娘生男謂之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

越中

越中另為一篇不得連鈔

越春秋外無傳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

帝顓頊之後娶于有莘氏曰女嬉年壯未孳嬉于砥山得

薏苡而吞之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于西羗地曰石

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鯀治水無形狀殛于羽山投于水化

為黃能一作熊因為羽淵之神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

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

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

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

巖之顛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

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
 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
 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
 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
 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
 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嶽
 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
 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
 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
 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

應矣乃曰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
 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瘡瘡我家嘉夷
 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
 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
 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豎
 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
 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
 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呂春秋淮南子俱爾何為者視
 龍猶蝮蝮路史蝮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
 曳尾一作耳舍舟而去南到計于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

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
 天下有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
 有受其寒此吾德薄不能化民政證也於是周行寓內觀
 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于中國舜崩禪
 禹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
 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不得已即
 天子位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更名茅山
 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
 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
 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于里閭其得彰彰若斯豈可忘乎

吾晏歲年暮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
 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畝以為居者之樂
 為之者若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
 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

水經注禹葬會稽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

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于

越立宗廟于南山之止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恐禹祭
 之絕祀乃封其廐子于越號曰無余無余質朴不設宮室
 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會稽傳世十餘末君微劣
 不能自立轉從眾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
 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指天向禹墓曰我

是無余君之苗末方修前祀為民請福眾民悅喜因共封
立以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
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
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按吳越春秋原本已亡多後人以意補綴故其文多
誕漫較越絕不如羅氏路史採用獨多又史記以元
常為允常路史非之

越下

路史紀疏化少康子封西甌處于埤中斲髮文身以負俗曰

無余無余者杆也盖十数傳而與民編及周之東有無壬

百姓奉而君之是為漚粵東粵也越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其

子執莢也句踐滅吳而遂霸七世莢燭卯逃位巖間寢罕越

人熏而出之是為無顛即子搜自句踐而下傳元世次其弟無彊為楚所

破族散江南海上于越東野句餘妹妹姑于迭為長伯為百

粵君無彊之長玉後去琅玕邪其次于蹄守甌餘之陽無

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閩中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

地稱王號三越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

以漢兵衆歸分郡之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餘不甌
鄧俱其羨也

國名紀高陽後越芋姓古南越盟會圖國疏云南越廣州按

南海桂林象郡皆是非妣姓之越東南二越諸儒皆一之

疎矣。越常今灌之越裳縣置吳。駱越今潰治鬱平州貴蓋

古甌駱越之地載言云潘州古甌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

西甌駱交趾九員之域號駱侯姚姓故九員有駱田益州記交

趾有駱田仰潮水人為駱人有駱侯或自名駱將漢邕有

駱越水其散居襄或云甌閩誤駱姓史記。甌越梁四公

記合浦洛黎縣甌越也董道謂於越又訛為甌越妄。西

甌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漚駱越別種郡國志
鬱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即言西以別東爾。區吳蒙

之東區漢之荔浦也。余讀地書王會解等知所謂百越

矣是芋姓之越也至于會稽之越伯禹之苗又不在是嶺

而南唐虞三代為百越之國亦謂南越雕題之種隨畜轉

居非先王封建職方之限自交至于會稽七千里內百越

攸居各有種姓若夫中盧之駱衛地之越則又昔之進于

中華者亦如鈞町同竝義渠大荔漏臥陸渾枹罕胸衍溫

宿之名縣也

夏后越季杆國妣姓等也一曰於越杜云發語聲處埋中

號無餘今會稽越州治謂之句踐城與南越異越絕書句

賢奕書樓陶

是陰爵不過子。○會稽或云即越蓋自一國。○姑越今處州
 通典云本甌越之地。○姑蔑一曰姑妹大末也。晉之龍丘
 今衢之龍游有姑蔑城。漢之大末即東陽之太蔑縣而瑕
 丘其析也。○于越越之別。漢書荀子呂覽明作于昭公是
 餘今于隸饒漢之餘汙杜佑謂句踐之西界所謂于越淮
 南云越人有變必先守餘于者韻作刊邦為孟音非董道以為
 于云即於越漢音于南方越名誤。○句餘蓋句越也。亢倉子言句越之幹
 者山經有句餘之山郭云在句章之北餘姚之南取二縣
 以名不然。○甌餘今為烏程東二十有歐餘山一曰烏山
 一曰甌亭山以王逸少昇之曰昇山。○閩越海內南經云

閩在海中許說文云閩越蛇種郭氏以為西甌乃今福之
 閩縣即東治七諸之封亦曰西越有五姓黃林等是或云
 東越者非。○海陽漢之揭陽七餘復封是今潮之海陽縣
 潮舊謂南越地二越之間爾。○琅邪句踐圖霸徙此。○秣
 陵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在今瓦官門東南句
 踐平吳成之而築。○東甌王搖王東甌今溫之永嘉也有
 甌水有亭積石為道。○東越越之分封顧余者都郡國志
 云婺州正得東越之地。○越溫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
 人溫甌區通。○甌人王會解云甌人鱣蛇音注云東越
 海內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東甌

按羅氏辨三越不甚明析故備載以參考又越地名見于春秋越絕諸傳者尚多

風土記越謠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帶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澤國二

句踐上

附吳夫差

左傳魯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按昭公五年越始見春秋即書人至是見伐于吳蓋吳越交兵之始也定公五年乘吳破楚而入吳哀公十三年乘吳會晉而入吳皆書於越未嘗書越子也正義以為允常僭王春秋貶稱子誤矣蓋越本子爵僭王始于句踐

史記世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拔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

左傳定公十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越絕書吳王夫差與師伐越敗兵就

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東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般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盈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門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乃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

按聞喪伐吳越者闔廬也而越絕誤云夫差又檣李夫椒兩戰左傳吳越春秋皆不序及子胥越絕何以獨詳且當時孫武又安在哉

史記世家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

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
 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未
 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語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
 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
 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
 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
 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
 首頓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
 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

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
 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

種子吳王

越絕書句踐與吳戰于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者
 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

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不必遂王不聽遂遣之
 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版軍中動搖將卒

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眾魚爛
 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奇謀

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陸還報其王
 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王恐懼于胥私喜越軍收矣胥

聞之狐之將殺噉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
 越易兼也使人人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

日行成于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
 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眾入為臣虜

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
 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

賢奕書樓陶

介亭氏鈔本
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子胥戰于就李闔廬傷馬
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
子胥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傷及被兵者莫不悉
于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飢
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于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
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々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
父母越乃與師與戰西江二國爭強未知存亡子胥知時
變為詐兵為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
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夫差听詔不殺仇人與
師十萬与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
子胥賢者尚
有就李之恥

按孫武最有名于吳范蠡最有名于越左氏曾不齒
及何哉

左傳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追檣李也遂入越越

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殪遂滅過戈復
禹之積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
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
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按春秋不書夫椒之敗左氏謂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而宋儒則以復父讐為常事而不書其諸為高宗言之歟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莖時雨既至

必求之令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臯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乎夫差將

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辜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越春秋外傳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大夫文種

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大王屈危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利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何必自傷哉越語王曰
蠡為我守于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
令大夫種守于國越王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與范蠡入官于吳
聞死其於心胷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

夫人乃據船哭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
 之曰仰飛鳥兮鳥為凌玄虛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
 矯翮兮雲間任厥惟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謹
 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惓惓兮若割淚泫泫
 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鴛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
 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
 君兮去家終我命矣君都終來遇兮何幸作離我國矣去
 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
 兮心惻腸干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
 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

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按六翮指扶同苦成計硯曳庸諸稽郢臯如也時種

守國蠡隨官俗本作種蠡同句踐入吳謬詩紀註夫

人歌後漢人依託也

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
 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
 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若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
 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况近卧于華池集于庭廡乎
 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太
 宰嚭諫曰子胥明于一時之計不顧安國之道夫差遂不

誅越王令車駕養馬秘于石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入給趨走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之子于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越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闕之襦夫斫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

望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危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于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有下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

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
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今大王既就囚越君
而不行誅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復
拘于石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
出當作生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
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馬范
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越王曰孤所以窮而
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疑豫豈孤之志哉范蠡曰臣
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
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

不死以瘳起日期之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
問疾太宰嚭即入言于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
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
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句踐
賀于大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
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
死順時氣者生今臣者竊見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
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
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
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

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
大縱酒于文臺吳王出今日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
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
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
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
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
謂吳王壽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見入曰昨日大王何見乎
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
豺不謂可廉狼不可親今大王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
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

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
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
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
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任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
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之來歸寡
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妾為親嘗寡人之洩是其慈
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器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
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
為相國挾私意耶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
將有以擊也狸之卑身將有以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于

網魚以有悅死于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
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會之位之
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
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今越王入臣于吳是其謀也深
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
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
崇吳吳將為所禽也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
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羣臣祖道越
王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
死于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

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
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
危誰念復生渡此津矣也

歸國
外傳

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也百姓拜之于道

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于越國霸王之迹自
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于民今勞萬姓擁于岐
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己之
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
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
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

史記世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于此乎種曰湯
 繫夏臺文王囚羸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王霸由
 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越既舍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若
 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越春秋則則攻之以夢
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嘗抱水夏 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
還握火懸胆于戶出入嘗之 耕作夫人自織食不知食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原遇
 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
 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國語作諸稽郢行成為
 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

按國語蠡以種能治內而身隨其君宦吳此復以種
 撫國而同柘郢質吳蓋兩次入吳也句踐亦兩次行
 成一在敗夫椒時一在歸國後見伐皆文種謀之

國語越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
 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
 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
 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踐句之地南至于句
 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篾廣運百里乃致其
 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

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率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甸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歡不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有居三

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

越春秋

歸國外傳

吳封地百里于越東，至炭瀆西，止宗周南，造

于山北，薄于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分設，里閭委屬于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于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東南，伏漏版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

吳不知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
 夕自来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
 象存焉天地率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
 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顛以為靈臺起離宮于淮陽中宿
 臺在于高平駕臺在于成丘立苑于樂野燕臺在于石室
 齊臺在于襟山句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于冰厨越王乃
 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
 國政專人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
 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而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
 愚以為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

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採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
 以求吳王之心羣臣曰善乃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
 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雖有五
 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害增之以封東
 至于勾甬西至于檣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越絕作武原
 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
 縱橫韻會九党文筍七枚狐皮五雙晉行竹十度註作艘
 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國貢
 饋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
 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

杖諸侯之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何苦之詩事類作何若曰葛不連蔓荼台台我君心若

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

敢遲弱于羅兮輕罪罪號締素兮將獻之越王悅矣兮忘

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茵褥諸侯

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

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

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

史記世家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

吳越春秋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寡人念大夫逢同諫

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

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越春秋猛獸將擊必弭毛帖鷺

順時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今夫吳兵

加齊晉怨深于楚越名高下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

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

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

善

按逢同有二在越者當依吳越春秋作扶同而太史

公誤為逢也在吳者則與宰嚭譖殺子胥而為越王

所殺也越絕又作馮同

越絕書

內計倪

越王句踐既得返國欲陰謀吳乃計倪而問

介亭氏鈔本

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沉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棧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郢頭而皇皇疆弩不發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

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飢饉在門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于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

賢奕書樓陶

自耕夫人自織此竭于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于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飲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

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能使饋其成事傳其驗而已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儆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于道術也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能明是故聖人主置臣不以少長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金木水火土更勝月

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則殃人生不如卧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数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聚棺木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曰宅牛馬積歛貨財聚棺木以應陽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同等越王曰善大夫扶同若

成嘗與孤議于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言計倪對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俱末利矣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棗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貨 債殖傳計然曰知閉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刑形則萬貨之情得可得而觀矣故歲在金穰水毀木者飢火旱

賢奕書樓陶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物之理也

吳內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
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亦雞稽繇者也越
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湏慮者
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
躍勇士也習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萊萊野也致之于單
單者也

按楊用修云似述方言也斑剝可喜

越春秋陰謀外傳越王句踐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
大夫曰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

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

顏色越王即鳴鐘驚註作檄而召羣臣仰天嘆曰大夫何

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倪硯年少官卑列坐于後乃舉手

而趨蹈常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

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

賞人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殺死者士之所重也

今王易越絕作愛財之所輕而貴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越絕書外傳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

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

道謹選左右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

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越王曰
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
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于難伺動終于有成故賢君
用臣畧貴于絕施之職而試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
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
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愧乃壞壞池填塹激河泉
甘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子不自來
皆欲伐吳遂成大功而霸諸侯

越春秋陰謀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
進辭有益寡人也計倪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

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
種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于美食深泉之魚死于芳
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有九史記作七術一曰

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
其臣三曰貴糴粟豪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
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
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
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幣
凡此九術君王閉越絕作成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
况于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

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會稽祀水澤于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財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榎楠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壁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于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越絕作門紂起鹿臺天與其災遂取滅亡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蘓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註評徐氏受之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不而信越以其木致于吳而行人乃曰為殿餘材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則越之為殿亦已侈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易悅耶

按越絕書不言天生神木但云作為策楯類龍蛇而

行者水經注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

越絕書九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吳

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胥聞越王句踐畫書不倦晦誦竟

旦聚死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

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

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越春秋胥聞賢士拜

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春秋越

越春秋越

按申胥料句踐左傳史記只一二言越絕及越春秋

諄言之間作韻語凡兩見意同而詞異故互存之

越春秋陰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

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願王請糴以入其意乃

使大夫種使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跨下水旱不

調年穀不登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倉惟大王救

其窮其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懇吾

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吉往則凶來是養

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夫虎不可

餒以食蝮蛇不恣其意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

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

與粟越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于越年豐

而歸寡人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萬歲皆稱萬歲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于吳吳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

按請糴史記作貸粟以下在伐齊之後據越絕及吳越春秋當在前蓋大夫差伐齊歸未幾即殺子胥也呂覽說苑皆以吳飢亦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則殺子胥以後事也

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于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

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于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筴竹枝上頡橋未當作墮地女即捷當作未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如何女曰甚微而易

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
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
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騰作免追形逐影
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聞斯
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
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隊作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
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
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
步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子孝彈者奈何音曰古
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子

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
鳥獸渴飲霧露死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
爲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
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
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
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
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
以威天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
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
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

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以用莫得其
 正臣前人受之楚五世于臣矣越王曰弩之狀能何法焉
 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
 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閔為守禦檢去止也錡
 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
 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
 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
 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
 之所向無不死也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之道
 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

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
 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雌雄正射持
 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
 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
 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
 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
 人之所習無有不神于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于北郊之
 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于國

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述異記句踐示民以耕桑作臺而
 館賢士種麻將以弦弓故交州有

麻林一名紵林又有糖頭山貯米于其上春積糠為山會
 稽有鑄劍洲箭簇洲

仰系土逐害系改作廿之私可以讓出一行

改害作肉以叶竹韵謂古肉字作宐

介亭氏鈔本

也不知古語有不必叶韵者有四字

一句而兩字自叶者如此類甚多可勝改哉又引淮

南子原道訓欲害之心亡于中則飢虎可尾竟改作

宐之心比之太玄之為食為宐不亦妄乎然其弊實

濫觴于丹鉛錄而流極于文奇豹變正字通等書即

博識者不免為其所惑此古人所以戒作聰明也

並開于天下客有能相叙者名薛燭主客而開之申書有室劍五越絕書外傳記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

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

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蒙豪

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

劍者金錫和銅不而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

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

者車奔鹿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

釜絕鐵鏹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

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

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水之溢于澹觀其斷巖如瑣石觀其才煥如冰

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駸

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

賢奕書樓陶

按飛土逐害或改害作肉以叶竹韵謂古肉字作宐與害相似而誤也不知古語有不必叶韵者有四字一句而兩字自叶者如此類甚多可勝改哉又引淮南子原道訓欲害之心亡于中則飢虎可尾竟改作宐之心比之太玄之為食為宐不亦妄乎然其弊實濫觴于丹鉛錄而流極于文奇豹變正字通等書即

博識者不免為其所惑此古人所以戒作聰明也

越絕書外傳記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

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蒙豪

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不而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鏹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于澹觀其斷巖如瑣石觀其才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駸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

赤董之山破而出劔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兩師掃灑雷
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
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焉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
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
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
之劔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劔
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
盧之劔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劔刺吳
王僚僚披賜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秦炙魚者引劔
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于敵邦未見其大用于天下

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
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
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按豪曹一作毫曹純鈞一作純鈞

墨子兼愛越王句踐好士之勇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
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
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韓子術越王句踐見怒鼂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鼂
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鼂有氣王為猶式况
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而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

介亭氏鈔本
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
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
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功甚此矣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澤國三

句踐中

附吳夫差

國語吳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而逆之江大
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受授王其無庸戰夫
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
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
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
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
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也焉既罷赦其民而天奪之

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
 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
 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臯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
 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王君王之于越也繫起死人而肉
 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
 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
 重得臯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顛顛于
 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之邑也
 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作監
 一介嫡女執箕箒以咳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

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一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
 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
 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
 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
 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
 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夫越不可許也非實忠心好吳又非攝
 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
 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
 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

鈍幣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安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國越越曾足以大為慮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春秋衡庫

評註

味行成語則此伐在越王歸國之後或疑

即梅總會稽一事誤矣

按吳王告諸大夫及大戒師徒則此伐更在西子既

進之下艾陵未戰之上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于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于人無鑑于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幣幣楚

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于沮
 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于乾谿王親
 獨行屏營傍徨于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至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疇
 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
 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
 其室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鯨禹之功
 而高下之以罷民于姑蘓天奪吾食都鄙薦飢今王將
 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
 矢將百羣皆奔王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之悔之

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

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

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庚盤

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剗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

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

死史記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于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諂誅我嗟乎嗟乎一人

固不能將死曰樹吾墓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

達于上帝臂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

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

惡出則罪吾眾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喪于吳齊

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

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生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

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

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

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鷓夷而投之于江吳春秋子胥因

隨波流揚波依潮未往越絕書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後世稱迷蓋子胥水仙也

越春秋伐吳外傳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

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越父兄又請曰吳可伐勝則

賢奕書樓陶

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
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會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
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警之警曰寡人
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
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
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
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
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曰謂曰吳已殺子胥道諛
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
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此會諸侯

于黃地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腹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
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征闕爲
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
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
踐路史記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諸御千人伐吳敗王子友于姑熊夷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蘓徙其
大舟

左傳哀公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
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

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待之乃先晉人

按左氏越蓋先敗而後勝也而越春秋云以乙酉與

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焚姑胥臺又左國記吳

晉爭長亦不同可互觀也

國語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虜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湏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

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于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吳王

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攤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絙秉梔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絙秉袍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越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襖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鈞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墨乃令

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幣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無告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王前乃皆進自剄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

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先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

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于其不祥而曰吳公孤不敢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率帥徒師以為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左傳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

也乃歸

史記世家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原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不

能滅吳乃與吳平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亡我我不可

以急也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飢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

越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

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
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曰王姑勿怪夫人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
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
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馳騁弋獵無至
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
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
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于亥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
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

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
諾

國語 吳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

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

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

包胥亂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

于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

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 呂紀有甘脆不足者弗敢
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飲

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曰王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

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

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傲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于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若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

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
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
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
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
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
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
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

毋乃勝過之字不可錯

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而不埽王乃之
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
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
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
徙舍至于樂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越春秋吳伐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守
不必慮之行

越春秋吳伐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守
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讐以謝于二三子合國人
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蹀摧
長慙兮擢戟馭爰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蘓三軍一飛

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

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而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越春秋

吳伐

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守

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讐以謝于二三子合國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蹀摧長慙兮擢戟馭爰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蘓三軍一飛

越春秋只須連鈔下去不必必之行

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
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驅行
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國語吳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
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
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以重矣子歸沒而父
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
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
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皆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
日徇于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

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
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
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
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
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左傳
伐吳于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卒也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
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
令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
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按句踐之滅吳也史記謂破吳留圍左傳吳語越絕書吳越春秋及越語上第皆謂三敗吳師獨越語下第謂居軍三年吳師自潰何其不同如是蓋句踐參用種蠡之謀種主進攻蠡主圍守也

吳須駭鈔

越語下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急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因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

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
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
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牝牝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
旅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左傳

哀公十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

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二十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
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
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
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試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閭
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
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
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子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
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

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太
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
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傍言王曰宜
哉

按吳最强大故越自癸亥哀十七年三月大興師伐
吳至戊辰哀二十二年十一月始滅吳中開侵楚伐邾
聘魯而趙襄子猶得通使往來遷延歲月也國語越
絕諸記皆謂一舉三季而滅似乎太速大易

越春秋只須連鈔下去不必
另空一行

越春秋伐越兵入于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

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

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

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眾

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

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南門以觀

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

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

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道路

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

南隅以達越軍

吳春秋

夫差內傳

吳王率羣臣遁去晝夜馳走三日三夕達于

秦餘杭山腹餒口飢顧得生稻而食之顧左右曰是公孫
聖所謂不得火食走億惶也有頃因得生瓜已熟掇而食
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
種之物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
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
旦食者也須臾越兵至

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
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

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
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
反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
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
一也公孫直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妄
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
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
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太過吾也昔越親戕
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
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 青天敢不如命

按越絕范蠡數夫差只五過而以使越王芻莖秣馬
比于奴虜為吳王罪良是徐受之曰夫差忘父之仇
釋越不誅為不者然在越則幸矣而以赦越過吳種
也無乃失詞乎

越語下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蘓使王孫雄吳越

春秋行成于越曰昔者降上天見禍於吳得罪于會稽今君

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欲忍許之范蠡進

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

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

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

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

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

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

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助將天為虐不

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

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龜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

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蘓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按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云姑胥臺焚于黃池時矣故云越樓吳王于姑胥之山史記亦云樓姑蘓山而吳越國語則皆云王在姑蘓宮未嘗適至餘杭山有所云食生稻生瓜也

國語只須連鈔下去不必另空一行

國語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于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令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使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史記君百家越語吾與君為二君乎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矣失宗廟社稷

凡吾土地人民越既有之也矣孤何以視于天下

越語寡人禮先

一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敵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越君其次也

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

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越絕書以三寸之帛冥吾面

遂自

殺

按禮先壹飯韋註言已年長于越王覺差一飯之間

欲以少長求免也先文簡公云言已會君臨句踐而

制有越國今雖敗亡却先句踐一着蓋臨死自解之

詞也同邑郭子式又云一飯謙言薄禮也先以一飯

之禮相加蓋指前曾許越成語曰一飯之恩必報亦

冀越之報吳也

吳春秋

夫差傳

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

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

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

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

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

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

踐謂種蠡曰二子何必誅之種蠡曰臣人之位不敢加誅

于人主願王急而命之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

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

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死之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拜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親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縶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赦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于秦餘杭山早猶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土越絕作侯于以葬之宰嚭亦葬早猶之旁韓子越王句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

則夫差為禽故特鬼神者慢于法

按左傳夫差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未嘗面叱于句踐而忍辱不肯即死也徐受之曰據左氏宰嚭嘗臣越矣未即誅于吳而云葬早猶者豈其後死乎越而反葬吳耶然吳時諸家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其載圖志獨不及宰嚭何也又吳世家言夫差自剄吳越秋春言伏劍而左傳云縊越絕云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句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

史記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昨命為伯句踐已去渡

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韓子越已勝吳又索卒于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

死銳卒盡太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歸吳所侵宋

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

侯畢賀號稱霸王

吳越春秋註越王平吳後立賀臺于越

國語吳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

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春秋

伐吳外傳

越王還于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乃命樂作

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

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讐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

功功可象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絃管名可留

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

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何須

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樂謀我

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

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

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

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

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土不

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

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反失人臣之義乃從入吳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于子明矣國語越反至五湖范蠡辭曰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

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國越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聞臣

命矣君行制史記作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史記乃

珍珠玉自與其私徒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越春秋

屬乘舟浮海以行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

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越春秋伐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

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

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闕涉天
 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
 復追也蠱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自是
 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大夫
 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于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
 王霸于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
 于內色變于外故不朝耳異曰種諫曰臣所以在朝而晏
 罷若身疾作者但為異耳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
 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攻哀公公
 奔衛又奔越句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
 桓也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

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
 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擯聲色滅淫樂竒說怪論
 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
 言言而後死者昔子胥于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
 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
 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歸哺其
 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享
 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
 為貪乎何其志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
 于患難雪耻于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

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
 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
 訣別相求于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
 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于下是為亂醜必害其
 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
 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
 疆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于地下謀吳
 之前人史記子敖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於是種仰
 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
 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

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
 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
 而死越王葬種于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
 之羨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種
 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
 水者大夫種也越絕書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于生蠡凶

德種獨不榮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琅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
 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越絕求賢士孔
 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

王僚傳作棠鍊越絕
作賜夷又作陽夷

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

士以三百人為陣闕下孔子有頃

越絕云
姚稽

到越王曰唯

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

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

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

越絕
作風

去則難從悅兵敢死

越絕
作銳

兵任

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

越絕作異
則不可

孔子不答

因辭而去

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越滅吳在二十二年安得

孔子到越徐天佑云夫子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

即臨河不濟時越王已殺文種豈有夫子聞之而反

奏雅琴以干之乎蓋記事者欲借重聖人而不自知

其妄也

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從葬琅琊三穿元常

之墓墓中生燂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

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

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

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

一作

自引咎越

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

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降隆冬寒道路誠難陳

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

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去悲去歸兮何無梁
按秦桓公不當句踐時蓋厲共公也左傳呂相絕秦
桓公去此百餘年矣

二十七年冬句踐寢疾將卒謂太子曰與夷曰吾自禹之
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佑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
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
巍巍自致于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
哉

按通鑑外紀句踐三十三年薨

句踐下

越絕書策考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索或伍戶之虛其為

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
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
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眾賤
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夜
冠有頃而出進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
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于東南捐其官位相
要而往臣小有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
為胥在無所闕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

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蠱出治外內不煩濁
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蠱能慮終越承
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蠱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伸

范伯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請自哀賤未嘗世祿故自菲

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賤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

佯狂不與于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

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

已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吳越二邦同氣同俗地戶之位非

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辨

范伯只須連鈔下去不必
寫一行

口進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

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驎之材不難險阻

之路彼去父母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

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

市偷自術于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

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傳曰

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明者必破庶衆之議

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論大道者不合于衆唯大王察之於

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于外遂為軍士所殺王曰石買

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

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
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母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
故寃子胥僂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
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以之謂也

枕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
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
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術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
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
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
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

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
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
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闔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
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百里之
神千里之君

越王曰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
之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
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
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
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

于野觀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以可得為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木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寸表可為邦寶千里之神萬里之君聖主施令必審于四時越王曰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為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

乃畢

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下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物功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守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

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十歲蓋一作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

越王問于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為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主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

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稿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美惡矣

越王問于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于內使陰陽得成功于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于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

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

越王曰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于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于陽陽極而不復越王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

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者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貴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于世不亦繆乎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

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于上以成文陰動于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

越王曰只須連鈔下去不可另定一行

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于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于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飢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于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為天圖

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王德范子之所言然

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者言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于范子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待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之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按枕中多錯簡近或前後易置雖文義可貫而古意全捐故所采多从原本

補錄

子郁離

越王燕羣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

故羣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渚禹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躑躅而憂爾之蹈也夔曰我之躑躅不猶爾之跛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恃也而笑我乎故跛之則羸其肘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而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

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澤國四

西子上

病心曠里入顏淵

博徵

孟注疏

西子姓施越之美女每入市人願者見者先輸

金錢一文

越春秋注

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

紗為世絕色

陳氏雜志

西子母夢翠雞五色自空而下化為鴉

飛去生西子

淮南子

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

按西子並美者鄭旦毛嬙陽文旋波移光修明而西

尤著或云旋波即修明鄭旦之別名移光一作夷光

西施之別名

越春秋陰謀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

湏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

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

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

步習于土城臨于都巷越絕記地美人宮周五百九十九步

城句踐所教習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于苧羅山欲

三年學服而獻于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

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吳

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

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

拾遺記越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于吳殺三

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

為傭保又有美女一曰西施別名夷光一曰鄭旦別名修

明以貢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

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靚粧于珠幌之內雜記旋波

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于吳靜竊窺者莫不驚

以為神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逸吳苑

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述異記吳夫差築姑蘓臺三年乃畢周旋詰屈橫亘五里

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鐘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子浴處人呼脂粉塘梧桐園在吳宮本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山相傳西子聽鳴琴

五色線

蘇州經圖

吳王以楸梓板籍其地西子行則有聲名響

屨廊

潛確書

吳王建廊靈岩山虛其下令西施步屨繞之則

有聲

瑯環記

採蘭雜志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

積之甕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滿室俱香瓮中積久下有濁

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

盛之珮于寶袜交趾蜜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按吳人呼西施作娃故地記有麗娃鄉館娃宮又地

里考嘉興名攜李云府城西南地產佳李因名越絕

書作就李或云吳王常醉西施于此號醉里乃後人

偽衍如以樂兒為語兒又以女兒鄉為語亭皆不可

信

西子下

鴻烈解修務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
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
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
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
眇口曾撓竒牙出馱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
之行者無不憚餘癢心而悅其色矣

丹鉛錄

訂訛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

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
西施之沉其美也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

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浮沉也反
言爾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
沉西施所以報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
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
事以墜後人于疑網也

宛委餘編說部楊用脩誣西施之沉江與陳晦伯之證西施
隨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第陳引吳地記句踐令范蠡取
西施獻夫差於路潛通三年始達于吳生一子于亭其子
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大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
百里為吳地范蠡為越謀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

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內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
不怒越者齊東野人之談何足據也攷越絕書語兒鄉故
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于柴辟亭女陽亭
者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李鄉句踐勝
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今稱女語兒亭蓋誤合為
一也晦伯之駁用脩真可謂夢中說夢矣

人物考補註王荆公詩云謀臣本自係安危賤妾何能作禍
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
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
忠之所寄也女寵蠱惑君心而後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

安范蠡挾西施以行非悅其色也蓋懼其以蠱吳者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故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蠱乎延壽之於王嬙亦蠱之意故君子謂毛卿本是忠君客而元帝怒而殺之則不察之故耳又唐景文館記宋之間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艷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伯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觀此則西子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為信

按越以西子奉吳不過嘗奠前馬計耳非真料其能亡吳也例之三年^季之女寵過矣况譖殺子胥者伯嚭

逢同諸人也西子何與焉使夫差內不戮戮忠外不爭勝闔閭伯業依然姑胥也越亦何由而沼之哉至為延壽解嘲躋之少伯之列尤覺不倫

苧蘿誌^{李清}西子之跡盛著于吳其在越獨苧蘿山^{浣紗}

江至今以西子名江浦有石相傳西子浣紗支倚其上越絕書言句踐所以霸皆人也^祖西子者遂以奉吳故而忠之功之曰有婦人焉將比于種蠱諸臣乃余則嘗聞諸夫子曰天生宰嚭欲以亡吳則知西子之生不當徒目以人也夫君臣一心嘗膽卧薪早朝晏罷餘二十年此人可為耳東垂鄙陋艷質忽挺絕世獨立此雖句踐腐心種蠱刻

骨欲必得此于國中以供館娃響屨錦帆香水老死是鄉
之靡曼誠束手坐困耳乃終得有之以成其志豈非天乎
說在薛燭之說劍矣曰赤董之山破而錫出若耶之溪涸
而劍生歐冶氏乃得因天精神效人伎巧夫赤董非_{產錫}
之地若耶非鑛銅之所顧忽破而終合旋涸而方深此與
荒江危浦僻塞所積忽產絕色效顰無何者不殊質而等
觀也哉且歐冶氏劍器有六吳得其三其名魚腸者闔廬
授之專諸刺王僚于窟室吳之禍亂實階于此闔廬寶越
劍以弑君夫差嬖越女以亡國越失三劍而效其一失一
美好女子而效其術七越棄之若斷梗吳寶之若劍合而

曩時出入門閭傳呼警答誓雪父仇之志氣不知已內徙
去之不盡不已也傷哉好色之刃甚于利兵木之蠹也大
風折之牆之隙也驟雨壞之越方以西子為吳之蠹隙而
自以其君若臣之服術行法風雨其後夫差一貶不復振
句踐既伯以令終雖有天意其人謀抑何可忽也

又序

王業浩著

西子之志始終為少伯而少伯陰有以領之何

也西子與少伯_{中國}而友也非儂也少伯與西子邂逅為
媒也非匹也豈菴花芬玉人天際初未嘗咏桃夭而吟白
首何必磷淄之嫌其蠱吳而沼之此少伯之志非西子意
也西子血性女豈陽字之陰肆其毒出磨笄反斗下哉

厥後沉之于江此西子志非少伯意也西子不沉不足以謝吳王西子不沉不足以謝少伯以完浣紗之盟少伯直有以成美其耳然則西子忠于越貞于吳目成心許猶夷少伯以自矢古今曠緣也實古今奇緣也

西子記

錢人楷著

余考漁父辛妍少有心計時遨遊海澤范少

伯嘗請見越王妍曰越王烏喙狼步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也信哉余之信不於其文子禽之賜劍而知之即於其沉先施而知之也少伯泛湖直待子禽之死晚矣夫亦見先施之沉而益信計然之說耳世之豔先施者徒以貌而未識其心也夫夫差非愚人也子胥非具臣伴咩食比

也而句踐廝馬嘗臭有乞人所不屑為者而欣然為之方得感夫差而出萬死一生下何等艱危一旦西子承命而往眩夫差之耳目而盡其心志石城一築勝于四面之埋伏響屨一建勝于填鼓之轟雷香溪一浴勝于戈矛之蕩洗胥臺一構勝于戰敗之瘡痍相國一刎勝于全軍之覆沒從來女中偉丈夫能有幾人說者乃方之夏妹喜商妲已也是何言哉當夏商時有蘓氏翼戴共主當著坤儀而通導淫助虐立速危亡安得不垂鑒萬世若西子則越人也越于吳素仇國也爭雄角勝人各為主假或先施執邑姜之節而告夫差曰妾之來皆出范文二大夫策夫

差必按劍即加越以兵而勦無遺類越王方恨不能食先
賜施之肉安得二十年内與諸大夫從容謀生聚圖教訓
一鼓禽吳而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也說者曰西子大有
功于越矣敗吳後當何以報之越王唯鳥喙狼步反以夫
差之恨恨西子而沉之于江西子能不以子胥之恨恨越
王哉嗟夫西子之沉幸也谿紗一質而少伯之神已依
苧蘿惟君命難^却國難莫已歸之吳于吳是吳之夫人也
沉之以滅其跡而使少伯無風清月白之嘆又適所以成
西子處耳及至子禽賜死與先施相會于黃泉而泣曰我
立功于越子樹績于吳内外一心同扶王室不得善終飲

泣無窮反成千古一知己也可慨夫

按以西子為越之忠臣義士死作文種知己仍是亡
吳霸越之見非創論也而先施之名不知何出

